



文化苑

WEN HUA YUAN

近几年，海南收藏界对一种被称为“龙被”的明、清时期的绣品颇为看重。“龙被”之名是新收藏者所自定，并将这种绣品认定为黎锦。“龙被”之名，查无史料记载。这种绣品在海口五公祠展出时，其介绍说明文字也是定名为“龙被”和黎锦，对这种绣品的用途，收藏者也有种种错误的说明：一说是黎族人用来盖死人棺材；一说是黎族道公在做道场驱鬼时挂起来的幕布道具。为纠正海南某些收藏者对这种绣品文物的错误认定，及对其真实用途的无知，我特对这种绣品文物的发现地进行走访，查阅有关资料，对这种绣品的用料、绣法，以及图案纹饰所表现的内容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探讨，希望跟收藏这种绣品，对其有所研究的人士共同商榷。

一、“龙被”非被，实名为绣幅也称挂幅

所谓“被”者，为床上用品，乃睡觉盖身保暖之物。某些收藏者因这种绣品的图案部分绣有龙，便将其称为“龙被”，未免过于草率和名不符实。既将其认定为“被”，却又不承认其为床上用品，否定其为睡觉盖身之用，而将其说是盖棺材和道公驱鬼所用，岂不谬乎？那么，这种绣品究竟是做何使用，其真实名称又应是什么呢？

这种绣品据现存所见，有单幅为一件的，有二幅为一件的，有三幅为一件的，有四幅为一件的，而以三幅为一件者为最多。单幅、二幅、四幅为一件者较少见。

这种绣品通常小者约宽 33cm，长 176cm，大者则宽 42cm，长 220cm，绣品底料是手工织就被染成靛青或黑色的棉质粗布。绣线系棉或麻纺的粗五色线，所绣图案内容丰富多彩，主要有“龙凤呈

祥”、“鲤跳龙门”、“喜鹊踏梅（喜上眉梢）”以及云龙、山石、花鸟、书法对联等。其形制除长条之条幅状外，还有立轴、中堂和横披状者。三幅一件者中，有外二侧绣书法对联，中间一幅绣花鸟或其他图案，一如今天书画对联中堂之挂件。根据这种绣品的形制及其所绣图案内容，可以肯定，这种绣品乃是厅室的装饰艺术品，是书画挂件的代用品。那么，为什么会有以绣品的形式来代替书画，做为厅室美化装饰挂件呢？大家知道，海南岛地处祖国最南端，四周环海，气候比较炎热，又特别潮湿，台风也特别多。发现这些绣品的地方又都是滨海地带，做为纸质的书画挂件，非常容易霉变破裂损坏。因此，在厚实布料上绣上各种书画一样的图案纹饰和书法对联，用以取代纸质的书画，做为家室美化挂件，这不失为聪明的适应环境的方法。这种绣品既非床上卧睡盖身所用，称其为“被”理所当然荒谬的。而绣品所绣的这种吉祥喜庆、文雅图案和书法内容，同盖棺材和道公做法驱鬼，也是风马牛不相及。况且，明清封建社会，皇权统治特别尊严，龙乃皇权的化身，代表皇帝，一般平民百姓敢拿绣着龙的绣品盖棺材和做为被褥卧睡盖身吗？肯定这种绣品绝不是叫做“龙被”（有很多这种绣品就没有绣龙）。我走访了这种绣品的原有家传收藏者，都将这种绣品称为

正名「龙被」

■ 许荣颂



清 黎锦龙被。

绣幅和挂幅。我们认为这种称谓是正确的，符合其性能和用途，同其做为厅室美化的书画艺术代用品的实用价值一致。

二、“龙被”非黎锦，而是当地汉族妇女的针绣艺术品

认定这种绣幅为黎锦，也是非常明显的错误。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，海南岛就有汉、黎、苗、回等四个主要民族聚居。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风俗习尚，以及自古流传的宗教信仰和各自的崇拜和图腾标志。而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时，便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的艺术风格特色。民族艺术风格特色，便是鉴定艺术品文物民族属性的依据。据我们所看到的古今黎锦，其图案中的人、动物和花草，都体现出了艺术的夸张和抽象，表现出了黎族粗犷、刚毅的民族风格。其织锦中的牛纹、蛙纹出现非常之多，成了黎族的崇拜物和图腾标志。而被错称为“龙

被”的绣幅，其图案内容所表现的都是汉族人民非常习见和喜好的东西。云龙、喜上眉梢、龙凤呈祥、鲤跳龙门等图案，全是汉族家喻户晓的东西。而绣幅所绣的“红叶题诗”、“奇石隐藏千古秀、书画长含四时春”之诗词、对联，其书房气很浓，也是汉族习常见到的，这些绣幅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了汉族的艺术风格特色。

这种绣幅的出处仅是乐东县的黄流、佛罗、罗马和东方县的一些乡镇村庄。明、清以至民国，这些乡镇村庄的住户都属于汉族，而且历史上都是人才辈出的文化发达地区，其居民在户口登记上都是汉族，并有族谱可以参证，这些乡镇村庄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非黎语，而是属于闽南语的海南语。其祖先均从大陆地区迁徙而来，带来了中原的汉族文化。这种绣幅的绣工，都是当时汉族妇女所擅长的技艺。所绣这些内容的图案，也是她们非常熟悉的。黎锦乃是一种挑花纺织物，是一种织锦，全国少数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织锦，如侗锦、苗锦、傣锦等等，其纺织技术方法基本是相同的，所不同的只是其图案内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表现风格。被错称为“龙被”的绣幅，其图案是用彩线和绣花线绣成的，所以绝非黎锦，也不是出自黎族妇女之手，而是当地汉族妇女用绣针绣出来的，其用途是挂在家室墙壁上代替书画美化环境。

再从黎、汉二个民族的房屋建制和生活习惯来分析研究。在明、清两代，海南的黎族居民还很少定居者，还是习惯刀耕火种，经常迁徙于几处村址之间，其房屋均是低矮的船形茅房。一般屋高不超四公尺，泥墙高不超过二公尺。火灶、睡床都在一起。通常家屋里所挂放的装饰物，多是打猎猎得的野兽的头骨，如野猪头骨、鹿头角等，也有挂牛头骨的，此外便是在木柱上雕刻神化的人物头像。这些绣幅是根本不能在这种茅房里挂得起来的。而当地汉族村庄，居民有固定的砖木结构的瓦顶住房，其厅堂都非常适用于悬挂这些绣幅。

录自《椰岛收藏》

浪淘沙·暮至南丽湖

■ 王应际

何处夏消愁？南丽滩头，欢歌笑语携同游。月落银光湖面阔，荡摇轻舟。沙碧似锦绸，别样春秋，椰花椰树映红楼。水郭山村如画里，日暮霞流。

踏莎行·暮游南丽湖

■ 周济夫

岭际余霞，天心月魄，交辉隐映明湖夕。翩风削起嫩琉璃，靛纹款款连天碧。岸线如弦，舟驰似箭，徐徐射落林梢幕。归船已是夜微茫，湖亭灯火鱼香溢。

南丽湖记

■ 郑邦利

明湖酒一杯，万类敞心扉。得意鸣山鸟，倾情拥翠微。星鱼飧琼宴，蜂蝶挟芳菲。未品人先醉，千年梦一回。

陪省政协诸老委员于南丽湖中秋联欢即兴

■ 许荣颂

老友新朋聚丽湖，中秋赏月影扶疏。歌声近岸惊飞鸟，舞伴轻风入绿蕪。醉眼观湖珠玉漾，吟诗依树暗香浮。团圆共叙真情意，志壮桑榆绘美图。

2002年中秋于南丽湖

夏日宿丽湖水庄(二首)

■ 刘明锋

南丽水庄秀，闲居湖面间。诗成鱼共乐，人唱鸟同欣。袅袅多情影，悠悠不夜轩。芳菲夏日谢，花艳舞池边。

垂钓消烦夜，凉风掠客裳。月斜人影散，湖静曲声扬。尘浊挥难尽，园桃品不香。浮云随梦逝，诗囊自芬芳。



激战南丽湖。蒋聚荣 摄

定安县诗词楹联学会执编